



姚仪劫车彰显豪侠气概，以勇力挑战贪腐，帝王一笑置之更显权力场微妙平衡；刘墉巧借谐音智免杂税，则展现民间智慧对苛政的柔韧抵抗。两则故事皆以卢沟桥为舞台，折射出古代官场与民生的复杂图景。

姚仪卢沟桥劫车

姚启圣作为福建总督(制府)，在康熙十九年(1680年)辅佐亲王杰书平定三藩之乱后，力主彻底消灭郑氏台湾政权。这一主张遭到以纳兰明珠为首的议和派反对，导致双方不睦。明珠唆使左都御史徐元文(号立斋)弹劾姚启圣。

于是，徐元文罗织姚启圣罪名，上奏章弹劾。幸而康熙帝明知弹劾不实便没有深究。姚启圣的儿子姚仪察觉到有人挑战他父亲的权威，对徐元文滋生了深深的敌意。得知徐元文的兄长徐乾学(号健庵)从某地任学政归来，受贿无数，车队会途经卢沟桥，姚仪便隐伏于卢沟桥下。

等徐乾学数十辆马车驶来，姚仪凭借过人的力量，果断一拉，让车群犹如纸片般卷入滔天大浪中。并大声喝道：“尔等货财，皆取之不法，你敢去官府告我吗？”徐乾学害怕，只能隐忍。

事情过去很久，康熙皇帝才听

说此事，他大笑起来并说道：“姚仪的行为，真是大快人心、令人振奋，凭此才能，做一名郎中简直是埋没了人才。”于是，康熙提拔姚仪为都督金事，以施展他的抱负。

【原文】

姚制府启圣，佐先良亲王平闽，决意欲灭郑氏，以绝民望。

尝与纳兰太傅明珠不睦，太傅嫉徐，总究元文劾之。立斋故为顾亭林甥，乃阴庇明裔者，亦兼公所为，遂周内其罪，露章弹劾。幸仁皇帝察知，不究其事。公子仪心街之，侦知其兄健庵自某学政归，苞苴无算，伺于卢沟桥。

俟其车数十乘至时，公子因兼人力，乃拽其车尾，尽掀于巨浪中。大言曰：“若辈货财，皆取诸不义者，敢与予鸣之官乎？”健庵惧，隐忍而已。事久，仁皇帝闻之，大笑曰：“姚仪此举，殊快人意。然有此勇力，不可使闲置郎署。”遂改授武职。

(摘自《啸亭杂录》)



刘墉巧撤过桥税——鸡和骆驼没税

卢沟桥修成以后，可谓热闹非凡、风光无限。从早到晚，人欢马叫，过往客商络绎不绝。于是，卢沟桥左右的店铺也兴隆起来。

这本来是好事，百姓们通行方便，商业也繁荣，可谁知渐渐地百姓开始有了怨气，并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外号——蝎子城，还传得有鼻子有眼儿：

蝎子肚子是拱极城城圈；东门左右各一眼井是眼睛；东沙岗西侧延续的住户是两只前爪；一里长的石桥是尾巴。细心的人还去观察桥面的大青石，确实是一个横纹一个横纹构成了尾巴一节一节的，蝎子的钩子伸向南沙岗。

其实，百姓起名“蝎子城”的本意不在此，而是说拱极城的官吏、兵丁、地保等不同程度的歹毒。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南来北往的车马货物，不管是商是民，只要是路过

卢沟桥，就得留下“买路钱”，名义上是“纳税”，实际上不过是有势力的人巧立名目，搜刮客商的钱财罢了。

比如就住个小店，都有名目繁多的马槽钱、草料钱、喂牲口钱、水钱……就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又一下，简直贪得无厌、恶毒无比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“雁过拔毛”的地方，偏偏鸡和骆驼过卢沟桥时不用交税，卢沟桥上贩鸡的和骆驼队过往的频率可不低，他们怎么舍得放弃这块“肥肉”呢？原来，这事还得从刘墉的机敏伴驾说起。

传说有一年，乾隆皇帝带着刘墉下江南，在卢沟桥驿站过夜。到了夜深更深，乾隆皇帝睡醒一觉后再也睡不着了，就问刘墉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刘墉答道：“启禀万岁，快三更了。”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驿站外边传来鸡叫声，此起彼伏。乾隆听

来好像是叽叽喳喳说话声，就问了一句：“深更半夜，谁还没睡？”刘墉赶紧回答：“启禀万岁，鸡没睡！”正在这时候，骆驼队戴着沉重的大铁铃铛，瓮声瓮气的“啞当，啞当”声传来。刘墉随口又向乾隆说道：“万岁！骆驼也没睡！”乾隆顺口答道：“噢，鸡和骆驼没睡。”

刘墉是个机敏之人，对“雁过拔毛”的卢沟桥早有耳闻，心想：何不借此机会为老百姓办点好事。于是灵机一动，高声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鸡和骆驼‘没睡’！”这一传就不是原来的“没睡”了，而是皇上说出的“没睡”！一声声传了下去，降旨张榜，从此鸡和骆驼成了受过“皇封”的，过卢沟桥再也不用纳税了。

据传，那段时间的卢沟桥上，鸡叫的声音更尖了，骆驼铃铛摇晃得更响了，似乎是在对刘墉传达着敬意。



富强

主之所以为功者，富强也。故国富兵强，则诸侯服其政，邻敌畏其威。
——《管子·形势解》

人民富足，是一国存在的终极意义；国家强盛，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。民富而国强，才是国家的真正富强。



富强 民主 | 自由 平等 | 爱国 敬业
文明 和谐 | 公正 法治 | 诚信 友善